

想法：钟楼里的驼背人

有很多人都会频繁的、强烈的察觉到一种令自己毛骨悚然的现象——“现在这个答案”写得这么“巧”，“恰好”正是“我”【现在】犯愁的事。

如同有一只眼睛在头顶上一直看着，而那声音犹如附耳低语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神秘——

因为所有那些答案，在有的时候，和所有人都有关。

在任何时候，无论你正在做的那件事是什么，它之所以难住你，并不是因为你刚好卡在刚刚发出的那片答案所提到的卡点上。

不，你是【同时】卡在所有这些答案提到的【一切卡点】上。

也因此，这一切的方法，都是你“现在正用得着的”方法。

并非只是刚好那篇刚好在说你。

不信你可以倒着看，随机看，甚至遇到事情随手抽出一条看。

那只是因为你也是人类，而人类有人类极深的共性。

凡出于人类恒有的共性局限而成的问题，必定在任何时刻、任何人的任何事上都一样存在。

所以，指向人性本身恒有问题的分析，无时无刻不指向一切的人。

因此也无时无刻不指向你本人。如同窥见你从未对任何人提起的秘密，而恰好说中你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的执念。

这并不是“天眼通”，而只是平平无奇的逻辑必然。

譬如，虚拟的举例——如果所有人都是黄色的，而该黄色会导致你眼花，而眼花会妨碍你做一切的事，那么我在任何时候指出你的问题是眼花，都会说中你的痛处，于是任何时候告诉你问题的根源是那个黄色，都会让你大感应景。

这现象当然会大面积的存在。

这是被这些答案所关心的问题的性质决定的，反而是不这样才奇怪了。

绝对不要因此而觉得这里面有什么“神秘的力量”，甚至感到“敬畏”。

这些“力量”不是我的“神通”。就仿佛我是钟楼里的驼背人，你们却不可以因为大钟的伟力而觉得是驼背人神力惊人。这驼背比起你们没有任何特别优势，只不过因为机缘巧合，看得见某些齿轮是怎么转，而大致知道这个钟的部分事情而已。

借着这知识，故意诱导人的敬畏，并将这个版本不属于自己的敬畏兑换为某种威力、某种利润，背后有极深的诅咒。

不试其为祸来避免，而视为奇货可居者，不祥。

因此，我其实不喜欢人对【我】说敬畏，听到一次，都会增加一份担心。

不接受使用敬称，不是出于“高尚”，更不是出于“谦虚”——【我显然谈不上谦虚】——

而是因为【危险】。

驼背认为钟楼是自己的“实力”的一部分时，ta的丧败就近了。

发布于 2021-04-08 00:33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pin/1363287978576502784>

评论区：

Q: 读者：好可怕，好吓人，他居然知道我想什么，敬畏！

答主：啊？什么情况，这又来一个，好担心，好危险，好吓人！

Q: 我关注答主的时候，答主的签名好像是：修路的，不确定。其实答主一直都很明白自己坚持输出的初衷。很多次读到你的答案，总想起这句：修直他的路，大坑小坑都要填平。

Q: 我怎么感觉你这段时间在故意装鸵呢，

有时候更像个人了，也会出错了，是怕大家把你神化吗？

A: 本来就鸵好吗

Q: 很想知道，紧抓不属于自己敬畏的后果是啥。难道是，内心焦虑不平安喜乐？

A: 是自居为神，享受供奉，却给不了只有神能给的东西。

那是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罪。

B: 神界会不会给一些资质出众的准人神开通提前消费的业务呢 比如 这辈子先享受供奉 等成真神之后再去神界还香火贷款

A: 没有“准人神”这种概念。

上一个敢活着受香火的是魏忠贤和洪秀全。

Q: 只要一直不贪就不用怕

A: 人哪有不贪的。

Q: 佩服答主的一个地方是：

总能把“好的”和“对的”解构为“有用的”。这就是不说教的精髓

A: 没人知道什么是对的。

最多临时的、局部的知道什么是可能有效的。

比的都是多不临时、多不局部、多有效。

在现实意义上，“道德”只是被长期固定的不临时、不局部的有效策略因为被崇拜而供奉上了神坛。直接从“道德”出发谈对错、且要号令对方屈服的，都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滥用。真正的道德不是没有，那都一定属于其实无法验证其有效性、而宁肯相信其有效性的东西。

那些东西毫无疑问必须、只能、也应该完全属于人的个人自由，他人不可以有丝毫的干预。

不受邀请而一言加之，即为恶意侵犯。

Q:

B: 想请问一下，这本书书名是什么

Q: 刺猬、狐狸与博士的印痕

